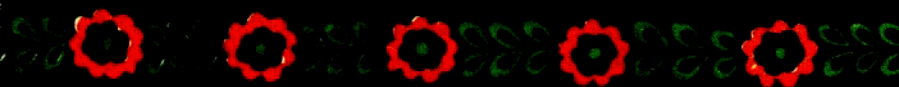


一部新水車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部新水車

(地方戲曲)

時間：1958年春季。

地點：河南某農村。

人物：福貴——青年隊隊員，20歲。(貴)

大娘——福貴母親，50歲。(娘)

金泉——青年隊隊長，24歲。(泉)

惠枝——青年隊副隊長，21歲。(枝)

布景：福貴的家，有桌椅等物，桌上放着書報及煤油燈等。舞台一邊通向內屋，一邊通門外。

第一場 傍晚的時候

(大娘走出大門外探望)

娘：(唱)眼看已經黑了天，

不見福貴把家還。

（轉回屋中）唉！

都只為麥子要澆水，

福貴他日夜忙不閑。

（點着油燈）

（福貴拿着一卷報紙上，進門就往板凳上坐）

貴：（放下卷着的褲腳）可該喂腦袋啦，娘，飯好了沒有？

娘：面条就熬成一鍋糊湯了，左等你不回來，右等你也不回來，我當你就不知道餓。

貴：我們這是青年隊，當然不能和別的隊一樣，現在大躍進，就越發不能一樣啦。

娘：再躍進，也不能不吃飯啦，不吃飯，你想要勁兒也沒勁啦。（笑着下）

（福貴把報紙攤在桌上翻看，突然看到一條消息，興奮地拍着桌子）

貴：好辦法！（大聲的叫）娘！娘！

（大娘匆匆地從內屋走出，面有慄色）

娘：怎麼啦？怎麼啦？

貴：（唱）登封有个張广义，
改革成功新农具，
創造了一盘手搖磨，
使用起来省勞力。

娘：（松了一口气，埋怨地）你这孩子，我当
出了啥稀奇事，大惊小怪！（下）

貴：（自語）这已經登在报上了，还不稀奇
呀！咳，人家就知道找窍门，咱为啥不找
找窍门，把水車改一改。（又去閱讀報
紙）

（大娘端着菜飯出）

娘：吃飯吧！（等待着福貴把報紙从桌上拿
开）

（福貴把報紙从桌上拿到手中后仍繼續看
着，大娘把菜飯放到桌上，不耐煩的白了
福貴一眼）

娘：你不是早就餓了嗎？快吃吧！

貴：（支吾）哦，哦。（仍然看報紙）

娘：哎呀，你吃了飯再看不行呀？（伸手去夺
報紙、兩人一掙，把報紙撕破了）

貴：（急的跳起来）你看你，你看你，正好把这最要紧的地方給撕破了。

娘：尽是做样子，往年你不識字咋过的？这今年才学了几天文化，見了报纸就舍不得丢开。

（端起碗递给福貴）給，快吃吧。

（福貴放下报纸，接碗）

娘：唉！（坐到一旁）

（唱）福貴見啥都稀奇，

和他爹爹一样的，

他爹要不死的早，

爷俩可真对脾气。

（福貴吃着飯，发现娘沒有注意自己，悄悄的把碗放下，挑了一筷子飯去补报纸）

娘：（发现福貴沒有吃飯，生气的站起来）什么宝贝稀奇东西，我給你填到灶里燒了！

貴：（連忙把报纸拿起来）娘，你自个先吃吧，我有要紧的事找队长，馬上就回来！

（下）

娘：（追福貴）你吃了飯再去不行呐。（叫）福貴！福——貴！

（福贵的声音：“马上就回去了！”）

（大娘转回来）

娘：（唱）福贵今天这样慌，

不知为的那一桩，

拿着报纸跑出去，

一碗面条没吃光。

（端着桌上的菜饭下）

（金泉上）

泉：（唱）春澆任务多紧张，

干活好比上战场，

今天社里要加班，

找着福贵再商量。

（叫）福贵！福贵！

（大娘声：“谁呀？”）

泉：大娘，我是金泉，我找福贵。

娘：（上）福贵从地里回来，还没吃饭就拿着
一张报纸找你了。

泉：我从惠枝家里来的，两个人错过了。大
娘，福贵回来，你跟他說，今天队里还要
加班。

娘：怎么天天加夜班？

泉：不加班不行啦。

（唱）青年队虽说劳力强，

人馬分散各一方，

惠枝带了一班人，

如今还在水庫上，

队里劳力不够用，

澆地送粪更是忙，

今年农业大跃进，

要争取丰收多打粮。

娘：你这当队长的也够忙的。

泉：大跃进嘛，只要能多打粮食，忙一忙算个啥。好，福贵回来，你给他說一声，我还要到别处去。（欲下）

（惠枝提着小包上）

枝：金泉，你在这儿。

泉：（惊喜）惠枝！

枝：（亲热的）大娘，你好啊。

娘：（用手擋住灯光細看，高兴的站起来迎接）惠枝回来了，快坐下，金泉剛才还在

說你哩，什麼時候回來的？

枝：（坐）剛跑到，听着是你們在說話，我就進來了。

娘：我給你們弄點茶喝。（欲下）

枝：大娘，我自己來。

娘：（按住惠枝）快坐下歇一會。（下）

枝：金泉，你又在大娘面前說我什麼呀？是不是你娘又在催着我們結婚？

泉：誰對她說這些呀！

（唱）春澆任務多緊張，

勞力不足心着慌，

眼看任務完不成，

那還有心當新郎。

（大娘端茶上，惠枝與金泉連忙接住）

娘：惠枝，你們這一回來，金泉就不愁啦。

泉：（高興地）

（唱）增加了人馬力量強，

金泉我當然喜洋洋，

隊員們這下回來了，

真好比援兵來戰場。

枝：高兴得太早了，这次只回来了我一个人。

泉：（大失所望）哎呀，怎么只回来你一个呢？

枝：（唱）水库工程也在赶，
要求任务提前完，
领导决定加人力，
叫我回来把兵搬。

泉：（急躁地）望你们回来支援哩，你还回来抽人去，那可是不中！

娘：就是呀，都挤到一块儿啦。

泉：惠枝，你就没想想！

（唱）你把队员都调去，
浇麦任务怎么办？

枝：（唱）这事还要问社长，
你别对我来瞪眼。

泉：不管怎么说，这人是一个不能调。

（福贵拿着报纸上）

贵：（看到惠枝，一楞，高兴的叫着）惠枝，你可回来啦。金泉哥，你倒会找地方会面，害的我找你一圈儿。

（指手划脚）哎，你們這一正一副兩個隊長，是在這兒研究公事兒呢？還是研究私事兒？

娘：福貴呀，別人急得跟啥一樣，你還在那兒胡鬧。

枝：福貴，作好思想準備，說不定這次還要調你到水庫上去。

泉：（暴跳如雷）你說的比唱的還好听，叫福貴自己說說，能去不能去。福貴，你說！

貴：（左右為難）這個……哎，只要你們二位隊長意見統一了，我服從領導唄。

枝：調人的事，找社長研究吧。

泉：走，我也去。

娘：惠枝，現成的飯到這兒吃一點吧。

枝：不啦大娘！（與金泉同下）

貴：（叫）金泉哥，我找你有件事還沒說哩。

泉：（奇怪地回來）什麼事？

貴：（打開手中的報紙要社金泉看）

（唱）報上登着個好消息，

張廣義創造新農具，

我看这个办法好，
咱们也可以来学习，
把咱的水车改一改，
使用起来省人力。

泉：（不耐烦）

（唱）福贵我的好兄弟，
别怪我好批评你，
眼下春浇这样忙，
哪有闲心作儿戏。

贵：（唱）金泉哥说话真难听，
这事怎能算儿戏。

娘：（唱）不要埋怨你金泉哥，
是你自己不通理。

泉：兄弟，别生我的气，不是我反对你研究什么的，这不是时候呀！好，我还要找社长去。（下）

（福贵猛的把报纸甩在地上）

贵：哼！暮气，官气！

娘：什么气不气，气，都是你自己找的。端饭吃吧！（下）

貴：（突然从地上拾起報紙）我也找社長去。

（匆匆下）

娘：（雙手端着碗筷好幾樣上）

福貴，快接着！（不見福貴，把碗筷等放到桌上，趕到門口）福貴！福貴！（無人答應，轉回）這孩子！（端起碗筷等）唉！（下）

第二場 第二天早晨

（惠枝上）

枝：（唱）福貴昨天找社長，

要把水車來改良，

社長听了很高興，

支持福貴好主張，

要我去到福貴家，

看看情況怎麼樣。

（進福貴家）福貴！

（大娘上）

娘：惠枝呀，坐，坐。

枝：福貴沒在家？

娘：（发愁地）在家，昨天夜里就是为了什么改水車的事，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画图，整整翻騰了一夜，直到太阳出来才去睡。

枝：福貴心眼儿灵活，如今这一扫盲，学了文化，就更行啦。

娘：尽是不正干，跟他爹一模一样，昨天我还在說哩，他爹要不死，父子俩可算对脾气。

枝：大娘，福貴作的对，社里很支持，刚才社长見了我，特地叫我来看看。

娘：別把他捧的太高了，他会有多大本事！

（金泉上）

泉：哈，惠枝，我猜着你一定是到这儿来了。

枝：你一定是听我娘說的。

泉：大娘吃过飯了？

娘：看你們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惠枝这趟回来，可早点儿把喜事办了吧，別老让大娘这杯喜酒喝不上。

枝：（笑）还没想到这上头来哩。

娘：人家金泉早可就盼着啦。

泉：我也还没想到这上头来。

娘：（笑）她說沒想到，你也說沒想到，当着大娘都不說實話。你們倆坐一下我去弄茶。

枝：大娘，我們天天來，你還要當客待。

娘：你們只要來，我心里總是高興的。

（下）

泉：惠枝，我找你就是問結婚的事，你娘啥意見？

枝：（笑）你不是說還沒想到這上頭來嗎？

泉：（唱）這事只怨俺的娘，

天天都把兒媳望，

昨天聽說你回來，

催我問你啥主張。

（大娘端着茶欲上，走了兩步，笑笑，又悄悄下）

枝：怕是你自己在催吧。

泉：不知道社里領導對這事啥意見？

枝：金泉，你怎么老是問這個啥主張，那個啥意見。

（唱）自己的事自己辦，

問你自己啥意見。

泉：（唱）我的意見很簡單，

与你的意見无二般。

枝：那还不好說，那次会上咱不是一块表的决心嗎？不到二十五岁不結婚，怎么这时候又提起来了？

泉：不是我提，是我娘在催我。唉，你什么时候到水庫去？

枝：社长說，准备叫我停两天再走。

泉：那好的很，我娘就是听說你回来了，說乘这个机会……

枝：結婚是不是？

泉：这是我娘的意思。

枝：也是你的意思。

（大娘端茶上）

娘：（笑）一壺茶弄了这半天。

泉：（心不在焉，支吾）啊，啊。

娘：惠枝，这次还要去？

枝：停不几天。大娘，社长叫我帮助福貴改良水車，还准备把福貴抽出来专门办这事。

泉：惠枝，这是誰出的主意？

（唱）福貴本来不听劝，

你还跟着把油添，

耽误浇麦事不小，

枝：（唱）我可不是这样看。

娘：唉，这都怪福贵不懂事。

泉：（唱）改良水车是好事，

可也应该看条件，

不是我思想太保守，

枝：（唱）是你的暮气没扫完。

娘：看你们俩好好的说咱。

泉：（越发不高兴）

（唱）你去水库两个月，

回来啥都不顺眼。

枝：（唱）不是我处处不顺眼，

是你处处太主观。

泉：别胡扣帽子，这明摆着的，地里正要人，

你们还要把他抽出来。

娘：都是福贵这个该死的东西，惹着你们生气。

枝：大娘，这不能怨福贵，你老人家可不要多心。

泉：好吧，都怨我！（不高兴地下）

娘：金泉你再坐一会儿唄。

枝：（追到門口叫）金泉！（不見金泉答应，不乐的轉回）

娘：你看这……唉！

（唱）我把福貴沒管严，

鬧的你們翻了臉。

枝：（唱）这事不能怨福貴，

有什么过错由我担。

大娘，金泉生气还有别的原因，你老人家不了解，他娘催着我們結婚，我沒答应。

娘：惠枝啊，我有两句话不知当說不当說。

（唱）女人驀不过男子汉，

他說咋办就咋办，

凡是都要让三分，

一家和气都安然。

枝：（唱）如今不能象从前，

妇女已經把身翻，

凡事都要讲道理，

沒有道理不能办。